

編號：122

蘭亭集序

王羲之

永和九年¹，歲在癸丑²，暮春之初³，會于會稽山陰⁴之蘭亭⁵，修禊事也⁶。羣賢畢至，少長咸集⁷。此地有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；又有清流激湍⁸，映帶⁹左右。引以為流觴曲水¹⁰，列坐其次¹¹；雖無絲竹管絃¹²之盛，一觴一詠，亦足以暢敘幽情¹³。

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惠風¹⁴和暢；仰觀宇宙之大，俯察品類¹⁵之盛，所以游目騁懷¹⁶，足以極視聽之娛¹⁷，信¹⁸可樂也！

夫人之相與，俯仰一世¹⁹，或取諸懷抱，晤言²⁰一室之內；或因寄所託，放浪形骸之外²¹。雖趨舍萬殊²²，靜躁不同²³；當其欣于所遇²⁴，暫得于己²⁵，快然自足²⁶，不知老之將至²⁷。及其所之既倦²⁸，情隨事遷，感慨係之²⁹矣。向³⁰之所欣，俛仰之間³¹，以為陳迹，猶不能不以之興懷³²；況修短隨化³³，終期于盡³⁴。古人云：「死生亦大矣」³⁵，豈不痛哉！

每覽昔人興感之由，若合一契³⁶；未嘗不臨文嗟悼³⁷，不能喻之于懷³⁸。固知³⁹一死生為虛誕⁴⁰，齊彭殤為妄作⁴¹。後之視今，亦猶⁴²今之視昔，悲夫！故列敘時人⁴³，錄其所述⁴⁴。雖世殊事異⁴⁵，所以興懷，其致一也⁴⁶。後之覽者，亦將有感於斯文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王羲之（公元 303 – 361），字逸少，號澹齋，原籍琅琊臨沂（今山東臨沂），後遷會稽山陰（今浙江紹興），南遷琅琊王氏貴胄。祖父正，官至尚書郎。父曠，淮南太守。羲之幼訥於言，人未之奇。年十三，嘗謁周顛，顛察而異之。時重牛心炙，坐客未啖，顛先割啖羲之，由是始知名。稍長，有美譽，言辯豐贍，以骨鯁稱。起家秘書郎，征西將軍庾亮參軍，累遷長史，江州刺

史；官至右軍將軍、會稽內史，遂有王右軍之稱號。為官正直，多恤民情。時東土饑荒，羲之輒開倉振貸。朝廷賦役繁重，吳會憂甚，羲之每上疏爭之。後與朝廷不協，遂稱病去郡，自誓不出。棲息林下，東游山海，煉丹服藥，頤養閒暇，終其餘生。卒年五十有九，贈金紫光祿大夫。諸子遵父先旨，固讓不受焉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甲、寫作背景

《晉書卷八十·王羲之傳》曰：「羲之雅好服食養性，不樂在京師，初渡浙江，便有終焉之志。會稽有佳山水，名士多居之，謝安未仕時亦居焉。孫綽、李充、許詢、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，並築室東土，與羲之同好。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，羲之自為之序，以申其志。」

東晉穆帝永和九年（公元 353）三月上巳日，王羲之與司徒謝安、左司馬孫綽等四十一人，於會稽之蘭亭，遵修禊之風俗，行文人之雅會。是會各有詩作。王羲之、孫綽、謝安、謝萬、孫統、袁嶠之、王凝之（羲之次子）、王肅之（羲之第四子）、王徽之（羲之第五子）、王彬之、徐豐之十一人，各作詩二首，其中四言、五言各一首。孫嗣、郗曇、庚友、庚蘊、曹茂之、華茂、桓偉、王玄之（羲之長子）、王渙之、王蘊之、王豐之、魏滂、虞說、謝繹、曹華十五人，各作四言或五言一首。其餘十五人，包括羲之第七子王獻之，沒有詩作，各罰飲酒三斗。羲之所作詩，《詩紀》題為二首（四言、五言各一首），惟《戲鴻堂帖》、《法書要錄》均載其五言五首。以上總計四言十四首，五言二十七首。蘭亭詩作，匯為一編，即《蘭亭集》是也，羲之為之作序。此篇篇名，稱法不一，有《蘭亭修禊詩集序》、《蘭亭宴集序》、《蘭亭集序》、《蘭亭序》、《臨河序》、《禊序》數名。

乙、祓禊與流觴

篇中所謂「修禊」者，禊是祭名，在於消除惡氣；又稱「祓禊」。祓者，據《爾雅·釋天》曰：「祓，祭也。」《說文》曰：「祓，除惡祭也。」祓是有潔除垢穢，除災求福之意。祓禊者，臨水以潔除不祥也。漢代以後，寢成風俗。《後漢書·禮儀志上》曰：「三月上巳，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，曰洗濯祓除、去宿垢疢為大潔。」關於祓禊來源，向有數說：

1. 原於古禮

祓禊為古代禮俗，至周已為習俗。東漢，蔡邕《月令章句》曰：「《論語》：『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』自上及下，古有此禮。今（指東漢）三月上

巳，祓禊於水濱，蓋出於此。」

2. 始於巫祝

祓禊為周代祭祀，由女巫掌管。先是女巫以香草塗抹與祭者，並和以湯沐浴潔身，使之除垢禳災。《周禮·春官·女巫》曰：「掌歲時祓除、釁浴。」鄭玄注曰：「歲時祓除，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。」東漢，杜篤《祓禊賦》曰：「巫咸之徒，秉火祈福。」即言祓禊之祭，溯自巫祝也。

3. 源於鄭俗

祓禊之源，亦謂來自鄭人習俗。是每年三月三日，鄭國之人，聚於溱水、洧水之上，進行祭祀。皆手執蘭草，招先人魂魄，亦洗滌垢穢，消災求福。故《詩經·鄭風·溱洧》云：「溱與洧，方渙渙兮。士與女，方秉蘭兮。」蘭，蘭草也。沈約《宋書·禮志二》引薛漢《薛君韓詩章句》曰：「鄭國之俗，三月上巳，之日，溱、洧兩水之上，招魂續魄，秉蘭草，祓除不祥。」

4. 出於俗忌

祓禊之源，又有來自民間風俗。其說有二，內容亦大同小異：

- (1) 《宋書·禮志二》曰：「後漢郭虞者，以三月上辰產二女，上巳產一女。二日之中而三女並亡。俗大忌此日，皆如東流水上為祈禳，自絜濯，謂之禊祠。」
- (2) 《晉書·束皙傳》曰：「（晉）武帝嘗問摯虞「三日曲水」之義。虞對曰：『漢章帝時，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，至三日俱亡。村人以為怪，乃招攜之水濱洗祓。遂因水以汎觴。其義起始。』」

兩個故事傳說，都是三日而亡初生三女，為大不祥之事。是以鄉人臨水洗滌，祈求消災去禍。

綜上所說，或為國典，或謂民俗；總而言之，臨水祓禊，已是漢魏以還之民風習俗者矣。仍有一說，則是束皙，更踵事增華，添加「曲水流觴」之說，並述其源。其說查無實據，惟言之鑿鑿，聊資談助可也。

1. 始於周公

《晉書·束皙傳》曰：「（束）皙進曰：昔周公城洛邑，因流水以汎酒，故逸詩云：『羽觴隨波。』」六朝以還，曲水宴集，已成王公之必然遊樂，文人之必然賦詠。顏延之《應詔讌曲水作》云：「伊思鑄飲，每惟洛宴。郊餞有壇，君舉有禮。幙帷蘭甸，畫流高陸。分庭薦樂，析波浮醴。」江總《三日侍宴宣猷堂曲水詩》云：「上巳娛春禊，芳辰喜月離。」「禮周羽爵遍，樂闋光陰移。」皆言上巳春禊，飛羽流觴之情景。

2. 始於秦昭王

《晉書·束皙傳》記束皙曰：「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，見金人奉水心之劍，曰：『令君制有西夏。』乃霸諸侯，因此立為曲水。二漢相緣，皆為盛集。」

此說雖嫌不經，但後人亦每以此言君德。唐德宗《三日書懷，因示百僚》云：「佳節上元巳，芳時屬暮春。流觴想蘭亭，捧劍得金人。」閻朝隱《三日曲水侍宴應制》云：「陛下制萬國，臣作水心人。」

無論如何，臨水祓禊，曲水流觴，已是三月上巳之民間風俗。及至唐朝，非但並未式微，更寔為王侯貴胄，名卿鉅公之出遊風尚。沈佺期《上巳日祓禊渭濱應制》云：「寶馬香車清渭濱，紅桃碧柳禊堂春。」杜甫《麗人行》云：「三月三日天氣新，長安水邊多麗人。」皆極言長安祓禊之俗，飲宴遊賞之盛，繁華熙攘之風。

三、注釋

1. 永和九年：即公元 353 年。
2. 歲在癸丑：歲：星名。《爾雅·釋天》云：「唐虞曰載，夏曰歲，商曰祀，周曰年。」郭璞注曰：「歲，取歲星行一次。」邢昺疏曰：「按《律曆志》分二十八宿為十二次，十二歲而周天，是歲星年行一次也。」歲，即年也。古人以十天干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，十二地支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，分別配合成六十組合，周而復始，循環使用，以記年月日子。
3. 暮春之初：暮春：夏曆三月。暮春之初，指三月上巳日，即三月首個巳日。或指三月三日。
4. 會稽山陰：會稽：郡名。今江蘇東部、浙江西部一帶。會：^ㄅ[繪]，[kui2]；^ㄆ[kuài]。山陰：縣名。又山北曰陰。
5. 蘭亭：位於山陰縣（今紹興縣）西南二十七里外之蘭渚。《寰宇記·九十六》云：「越州山陰縣蘭亭在縣西南二十七里。《輿地志》云：『山陰郭西有蘭渚，渚有蘭亭，王羲之所謂曲水之勝境。製序於此。』」又《水經注·四十·漸江水注》云：「湖水下注浙江，又逕會稽山陰縣，浙江又東與蘭谿水合。湖南有天柱山，湖口有亭，號曰蘭亭，亦曰蘭上里。太守王羲之、謝安兄弟數往造焉。太守王廙之移亭水中。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，起亭於山椒，極高盡眺矣。亭宇雖壞，基陛尚存。」
6. 修禊：周秦以來之習俗。於三月上巳日，臨水沐浴，以潔除不祥。禊：^ㄅ[系]，[hai6]；^ㄆ[xi]。
7. 羣賢畢至，少長咸集：群賢，指孫綽、謝安、支遁等人。少長：指王、謝家族之長輩和後輩，如王獻之、王徽之等人。
8. 清流激湍：湍：急流也。^ㄅ[莖]，[teon1]；^ㄆ[tuān]。意謂清澈之溪水，急湍之水流。

9. 映帶：景物互相輝映襯托。
10. 流觴曲水：觴：酒杯。曲水：引水環曲為渠。意指置酒杯於迂迴曲折水道之上，順流而下；各人適從取杯而飲，以為作樂。
11. 列坐其次：次：處也。其次：即水邊也。意謂在曲水旁邊，依次就坐。
12. 絲竹管絃：絲絃：琴瑟也。竹管：簫笛也。泛指樂器。
13. 幽情：內心情懷。
14. 惠風：惠：和也。惠風：即和風。
15. 品類：世上之萬物。
16. 游目騁懷：騁：馳走也。㊦[拯]，[cing2]；㊧[chèng]。引申作舒展、舒暢。游目騁懷，飽覽風光、舒展胸臆。
17. 極視聽之娛：極：窮盡也。謂盡享耳目之樂也。
18. 信：實在。
19. 俯仰一世：俯仰：喻時間短暫。阮籍《詠懷》曰：「去此若俯仰，如何似九秋？」俯仰一世，言生命短促。
20. 晤言：晤：遇也，對也。晤言：當面對談也。《詩經·陳風·東門之池》：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。」又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作「悟言」，指妙悟之言；清談妙悟之語也。亦通。
21. 因寄所託，放浪形骸之外：因：依也。寄：寄託。所託：所愛之事。放浪：放縱，無拘束。形骸：身體。意謂就着自己所愛好的事物，寄託自己的情懷，不受約束，盡情放縱自己。
22. 趨舍萬殊：舍：同「捨」。趨舍：即取捨。趨：一作「趣」。萬殊：萬種差別。意謂對事物的取捨，有千萬種不同的態度。
23. 靜躁不同：躁：動也。靜躁：猶動靜也。意謂性情有沉靜和急躁之分。
24. 欣于所遇：遇：接觸之事。意謂觸及之事，感到高興。
25. 暫得于己：得：得意也。意指心裏暫時感到志得意滿。
26. 快然自足：快然：高興貌。心底高興滿足。唐人摹本作「快然」。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引《集韻》：「快然，自大之意。」可備一說。
27. 老之將至：語出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其為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」
28. 所之既倦：之：往也。倦：疲也。意指對於自己喜愛之事，感到厭倦。
29. 感慨係之：係：即「繫」，隨着。意謂感慨又隨之而來。
30. 向：過去，以前。
31. 俛：同「俯」。
32. 猶不能不以之興懷：猶：尚且。以：因也。之：指「向之所欣，俛仰之間，以為陳迹」。興：引起也。㊦[輕]，[hing1]；㊧[xīng]。興懷：引起感觸。意謂尚且不能不因此而引發心中之感觸。
33. 況修短隨化：況：何況。修：長也。化：造化，今謂大自然也。意謂何況每人壽命長短，都是隨着造化安排而有不同。
34. 終期于盡：期：期限。終期：人生大限也。

35. 死生亦大矣：死生畢竟是件大事。《莊子·德充符》云：「仲尼曰：死生亦大矣。」
36. 若合一契：契：符契，古代信物名。在符契上刻上字，剖而為二，各執一半，作為憑證。
37. 臨文嗟悼：臨：面對。嗟悼：悲傷嘆息。意謂對著文章而嘆息悲傷。
38. 不能喻之于懷：喻：理解、明白。意謂自己心中，也不能明白是何原因。
39. 固知：固：本來。固知：一向以來都知道。
40. 一死生為虛誕：一：作動詞用。視為一樣。一死生：語出《莊子·德充符》：「以死生為一條。」意謂將生死視為一樣無別，是虛妄荒誕之事。
41. 齊彭殤為妄作：齊：作動詞用。視作相同。彭：彭祖。傳說為上古之人，八百歲。殤：夭折。齊彭殤，語出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「莫壽於殤子，而彭祖為夭。」意謂將長壽與短命等量齊觀，是胡說妄為之論。
42. 猶：同也。
43. 列敘時人：記錄當時與會者之名字。
44. 錄其所述：抄錄他們所作詩，輯錄成集。
45. 世殊事異：時代不同，事情有別。
46. 其致一也：致：情懷、情致。一：相同。意謂此種情懷，都是相同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甲、蘭亭序之段落分析

全文分四大段。

第一段，由「永和九年」至「信可樂也」。

為蘭亭作記，卻先從其時其事說起，以見會於蘭亭者，正為此也。其次敘人、敘地、敘事，以推展下文。引出「絲竹管絃」一句，故作曲筆，跌入賦詩正意。再轉入天時地理，敘天氣是賓，敘萬物是主；跌出「仰觀、俯察」二語，為全文脈絡之貫穿。以下「游目」上承「仰觀」，「騁懷」上承「俯察」。先作回應，至此述會事畢，以下發揮感情。

第二段，由「夫人之相與」至「感慨係之矣」。

承上文「俯仰」二字，展開泛說；開口便有許多騷情逸思。先說兩種人：一謂幽芳獨賞者；一謂有託而逃者。此兩種人，雖性質不同，卻是一種得意；又是一樣地興盡能索。本段是說因樂生感，乃就一時一事上，推勘凡人心理。

第三段，由「向之所欣」至「豈不痛哉」。

再承「俯仰」，引起下文。言俯仰雖是甚近，而時地變遷卻速。眼前種種，轉瞬之間，已成往事，故不能不生出感慨。轉出作序本旨。

第四段，由「每覽昔人興感之由」至「亦將有感於斯文」。

承上再由心理抒寫。古人皆感興於死生之際，今人何獨不然？我未嘗不臨古人興感之文，而為之嗟悼；然亦不能自解其所以然。莊周雖號稱曠達，然人心莫不興感於死生壽夭，固知「一死生，齊彭殤」之說為虛誕妄作，非心理上之實際也。故後人之視吾生死，猶吾今日視古人之死生也。始知古今之文，乃以死生之事，以為興感也。末二句收束全段，歸結到群賢少長賦詩等事。最後正收作結，謂後人亦重生死，覽我此文，亦當同我斯感也。

本文筆法縝密，推展巧妙。先敘景物，由「仰觀宇宙，俯察品類」，寫出空間之遼闊多樣；接言「俯仰一世」，轉寫時間之轉變迅速。「俯仰」二字，即由空間換入時間。由時間流逝，說到「生死」，推到「古今」，跌出千古同悲。由「悲」而生「興感」，有「興感」而後賦「詩」，合「眾作」而彙輯成「集」；拍回主題，水到渠成，而不費推移之力。大匠運斤，舉重若輕，真是大家手筆。

乙、蘭亭序之文章評價

世皆以《蘭亭序》為天下妙文，惟《昭明文選》，並無收錄。《文選》所錄，皆為六朝文章圭臬。何以蘭亭落選，即議論紛紛，各究其況。宋人陳正敏《遯齋閒覽》曰：「王右軍《蘭亭》以『天朗氣清』自是秋景，以此不入《選》，然『絲竹管弦』語亦重複也。」原因有二：一為「絲竹管絃」四字重複；二曰「天朗氣清」與時序不合。此說甚為粗疏，反駁者不絕。

北宋馬永卿《嬾真子》卷三曰：「蘭亭序在南朝，文章少其倫比。或曰，絲即是絃，竹即是管，今疊四字，故遺之。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，云：『身居大第，後堂理絲竹管絃。』始知右軍有所本也。且文選中出蘭亭下者多矣，此蓋昭明之誤耳。」

南宋王勉夫《野客叢書》卷一曰：「僕謂『絲竹管絃』，本出《前漢張禹傳》。而『三春之際，天氣肅清』，見蔡邕《終南山賦》。『熙春寒往，微雨新晴，六合清朗』，見潘安仁《閒居賦》。『仲春令月，時和氣清』，見張平子《歸田賦》。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。右軍此筆，蓋直述一時真率之會趣耳。然則斯文之不入選，良由搜羅之不及，非故遺之也。」

元朝程棨《三柳軒雜識》曰：「世謂蘭亭不入選，以絲竹管絃為病；天朗氣清，不當於春時言。陵陽韓子蒼云，春多氣昏，是時天氣清明，故可書，如杜子美『六月風日冷』之義。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。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尚多，何特此序耶。」

「絲竹管絃」、「天朗氣清」，固非文病，亦文家之常用語。以文字修辭論落選之由，自然不能成立。至謂落選者多，或言搜羅不及，或是選者失誤；亦是信口開河，言而無據，也非分析《蘭亭序》不入《文選》之言論，對於根

本問題，並未回答。

近人陳衍《石遺室論文》，提出具體說法，曰：「晉代承魏何晏、王衍諸人風尚，競務清談，大概老莊宗旨。右軍雅志高尚，稱疾去郡，誓於父母墓前，與東土人士窮名山，泛蒼海，優游無事，戈釣為娛，宜其所言，於老莊玄旨，變本加厲矣。而此序臨河興感，『知一死生為虛誕，齊彭殤為妄作』，即仲尼樂行憂違，在川上而有『逝者如斯』之歎也。世人薰心富貴，顛倒得失，宜其不足以知此。」

陳氏之說，胎息始於咸、同年間，喬松年《蘿蘼亭雜記》：「六朝談名理，以老莊為宗，貴於齊死生，忘得喪。王逸少蘭亭序謂『一死生為虛誕，齊彭殤為妄作』，有惜時悲逝之意，非彼時之所貴也，故文選棄而不取。」

喬氏謂右軍有惜時悲逝之意，與當時玄學思想相悖。陳氏更推許為高蹈志雅，非俗人所能知。然亦非實事求是之言，祇是以意忖度，褒貶任聲而已。

於是，又有新說。謂世傳所見之《蘭亭序》為偽本。當時流傳，另有其文，此所以《文選》之不能選錄也。

丙、蘭亭序之真偽論辨

《蘭亭序》不僅是名篇，更是名帖。相傳真蹟，已隨唐太宗埋葬昭陵，傳世數種，均為唐人摹本。加以傳世《蘭亭序》，不入《昭明文選》，始見於唐人所修《晉書》。其文之真偽，遂見疑於後代也。

嘉慶、道光年間，阮元《毗陵呂氏古磚文字拓本跋》曰：「余固疑世傳王右軍書帖為唐人改鉤、偽託，即《蘭亭》亦未可委心，何況其餘！」

咸豐年間，趙之謙《章安雜說》曰：「安吳包慎伯言：『曾見南唐本《東方先生畫贊》、《洛神賦》，筆筆皆同漢隸。』然則近世所傳二王書可知矣。重二王書，始唐太宗。今太宗御書碑具在，以印證世上二王書無少異。謂太宗書即二王，可也。」

清末李文田跋《汪中本定武蘭亭》曰：

《定武石刻》未必晉人書，以今所見晉碑，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；此南朝梁陳以後之跡也。按《世說新語·企羨篇》劉孝標注引王右軍此文，稱曰《臨河序》，今無其題目，則唐以後所見之《蘭亭》，非梁以前《蘭亭》也。可疑一也。

《世說》云：人以右軍《蘭亭》擬石季倫《金谷》，右軍甚有欣色。是序文本擬《金谷序》也。今考《金谷序》文甚短，與《世說》注所引《臨河序》篇幅相應。而《定武本》自「夫人之相與」以下，多無數字，此必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，不知其與《金谷序》不相合也。可疑二也。

即謂《世說》注所引或經刪節，原不能比照右軍文集之詳，然「錄其所述」之下，《世說》注多出四十二字。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，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。此又其與右軍文集不相應之確證也。可疑三也。

有此三疑，則梁以前之《蘭亭》與唐以後之《蘭亭》，文尚難信，何有於字！且古稱右軍善書，曰「龍跳天門，虎臥鳳闕」，曰『銀鈎鐵畫』，故世無右軍書則已，苟或有之，必其與《鬘寶子》、《鬘龍顏》相近而後可。

綜上所言，斷定今日傳世王羲之行楷法帖，皆非真蹟；或是唐人改鈎偽託，或是唐太宗書寫。其意以為晉朝仍書漢隸，而未有真書者也。此為書學論爭，當世書家商承祚、高二適等已論證其非，今不復贅。

李文田又引文獻論證，謂《蘭亭序》實為《臨河序》。《臨河序》者，始見於《世說新語》注。

《世說新語·企羨·王右軍條》劉孝標注引王羲之《臨河序》曰：「永和九年，歲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賢畢至，少長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嶺，茂林修竹，又有清流急湍，映帶左右。引以為流觴曲水，列坐其次。是日也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暢，娛目騁懷，信可樂也。雖無絲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詠，亦足以暢敘幽情矣。故列敘時人，錄其所述。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，賦詩如左。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，不能賦詩，罰酒各三斗。」

李文田以為「《定武本》自『夫人之相與』以下，多無數字」，必為後人加增。蓋「注家有刪節右軍文集之理，無增添右軍文集之理。此又其與右軍文集不相應之確證也」。遂定《蘭亭序》為偽作。然而，取《陸平原集》中《與趙王倫薦戴淵箋》一文，與劉孝標注《世說新語·自新》中《戴淵少時游俠》條注引文，互相對校；則知《注引》與《文集》之文字，有刪節，亦有增添。此亦係注文之慣例，若以此定《蘭亭序》為偽，並無佐證，殊非的論。

傳世《蘭亭序》，始見於《晉書》，雖為晚見；然律以劉孝標注例，《世說》注刪改增補《蘭亭序》而為《臨河序》，可知之矣。或曰：唐人增易《臨河序》而成《蘭亭序》者，可乎？曰：不可。蓋褚遂良為《晉書》監修，又嘗摹寫《蘭亭序》；當時並有虞世南、歐陽詢、馮承素摹本，四人者，皆碩學之士，若《蘭亭序》其文其字，係出時人偽託，又焉得瞞過天下之理。且太宗酷愛二王法書，盡藏二王法帖；若為偽託，又豈能瞞太宗法眼。若謂二王書即太宗書者，言無實據，無異於癡人說夢者矣。觀乎太宗於《晉書·王羲之傳》之贊論，曰：「詳察古今，研精篆素，盡善盡美，其惟王逸少乎！觀其點曳之工，裁成之妙，煙霏露結，狀若斷而還連；鳳翥龍蟠，勢如斜而反直。玩之不覺為倦，覽之莫識其端，心慕手追，此人而已。」於右軍書之鍾愛若此，識見若此，則《蘭亭序》可以作假乎？世人辨偽之論，枉拋心力而已。

丁、蘭亭序與時代風尚

論者以「絲竹管絃」、「天朗氣清」為《蘭亭序》文病，雖曰無理；而甚有啟發。從文字言之，無論《蘭亭序》，或是《臨河序》，其文章風格，皆異於當時。同題文章，《昭明文選》收錄顏延之、王融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二文。兩篇修辭布局，皆極相似，試以《顏文》言之。

《顏文》共有五段。

首言古昔帝王皆有宴樂，為宋文帝曲水游宴張本。曰：「其宅天衷，立民極，莫不崇尚其道，神明其位，拓世貽統，固萬葉而為量者也。」

次頌宋文帝之功德。曰：「選賢建戚，則宅之於茂典；施命發號，必酌之於故實。大予協樂，上庠肆教。章程明密，品式周備。國容眡令而動，軍政象物而具。箴闕記言，校文講藝之官，采遺於內；輜車朱軒，懷荒振遠之使，論德於外。」

三叙曲水祓禊之禮。曰：「於是離宮設衛，別殿周徼。旌門洞立，延帷接榘，闕水環階，引池分席。春官聯事，蒼靈奉塗。然後昇秘駕，胤緹騎，搖玉鸞，發流吹，天動神移，淵旋雲被，以降於行所，禮也。」

四言游宴之盛觀。曰：「帝暉臨幄，百司定列，鳳蓋俄軫，虹旗委旆。肴藪芬藉，觴醴泛浮。妍歌妙舞之容，銜組樹羽之器。三奏四上之調，六莖九成之曲。競氣繁聲，合變爭節。龍文飾轡，青翰侍禦。華裔殷至，觀聽駑集。」

末言賦詩，並述作序之由。曰：「排鳳闕以高遊，開爵園而廣宴。並命在位，展詩發志。則夫誦美有章，陳信無愧者歟？」

顏延之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層次推展，順序安排。先言帝德，再敘盛觀；以見游宴之富，帝業之隆；雍容揄揚，乃敘事之正軌；鋪采摛文，實駢體之正宗。其文之用心處有三：

一曰修辭典雅。若「揚袂風山，舉袖陰澤。靚莊藻野，袷服縟川」者，造語極力求高古，屏俗去淺。

二曰音調鏗鏘。若「南除輦道，北清禁林，左關岩陞，右梁潮源。略亭皋，跨芝廛，苑太液，懷曾山。松石峻垓，蔥翠陰煙，游泳之所攢萃，翔驟之所往還。」句式變化，長短參差，而能造抑揚之音節。

三曰句式駢麗。若「帝暉臨幄，百司定列，鳳蓋俄軫，虹旗委旆。肴藪芬藉，觴醴泛浮。妍歌妙舞之容，銜組樹羽之器。三奏四上之調，六莖九成之曲。」是也。《文心·麗辭》，暢論屬對；偶辭胸臆者言對，言對為美，貴在精巧；徵人之學者為事對，事對所先，務在允當。觀此數句，可知言事之並用，精巧與徵實而並陳矣。

故譚復堂譽之曰：「開闔動宕，情文相生，儷體之上駟也。」可知此等文

字，為六朝之風尚，文章之正宗。反之，《蘭亭序》則文辭疏朗，若「向之所欣，俛仰之間，以為陳迹，猶不能不以之興懷；況修短隨化，終期于盡。古人云：死生亦大矣，豈不痛哉！」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，悲夫！」皆是散行之文。而且修辭用語，避用典故，淺白如話。清人林雲銘評之曰：「其筆意疏曠淡宕，漸近自然，如雲氣空濛，往來紙上。」高情脫俗，譽為神品。浦起龍更謂其「筆情絕俗，高出選體。」然而，《蘭亭》文風，確是違背當時風尚。

章太炎《國學略說》曰：「晉人作文，好為迅速，《蘭亭序》醉後之作，文不加點，即其例也。《昭明文選》，則以沉思翰藻為主。《蘭亭》速成，乖於沉思，文采不艷，又異翰藻，是故屏而弗錄。」

陳衍《石遺室論文》謂：「昭明捨右軍而采顏延年、王元長二作，則偏重駢麗之故，與《平淮西碑》捨昌黎而取段文昌者，命意略同也。」

章太炎謂右軍此作，不合昭明「沈思翰藻」之旨；陳石遺謂違乎當世駢麗典重之風，故不見重於當時，不採入於《文選》，其說可謂精審。歷來紛訟，一掃而空。《文心》曰：「文變染乎世情，興廢繫乎時序。」兩宋以後，文章崇尚散行，《蘭亭》遂為不朽耳。

戊、蘭亭序之風格特點

為蘭亭作記，若止敘蘭亭之風景，則了沒生趣矣。此記妙在祇寫地一段，寫天一段，輕輕點過，風景觀覽，便放開筆尖，發洩胸中無窮感慨。無窮妙理，自覺出色驚人，非尋常筆墨所到。且愈寫感慨，愈以顯蘭亭之會為不可多得之盛事，此反襯之法也。至其寫景處，純是高人所賞之景；敘懷處，純是高人所寄之懷；言感處，純是高人所生之感。捧讀一過，覺樂有餘樂，悲有餘悲；想見千古高人本色。

《蘭亭》一序，因游宴之樂，寫入生死之可悲。過珙《詳訂古文釋義新編》曰：「蘭亭之會，樂事也。從樂處突發出無數感慨，無窮妙理，見駒隙如流，勝事不可得。」謝有暉《古文賞音》曰：「山水清幽，名流雅集，寫高曠之懷，吐金石之聲。樂事方酣，何至遽為說死說痛？不知樂至於極，未有不流入於悲者；故文中說生死之可痛，說今之與昔同感，後之與今同悲，總是寫樂之極致耳。」亟言本文勝處，在情感之起落。由至樂處，跌落至悲處。悲喜之轉變，做成鮮明起伏節奏，所謂抑揚爽朗，亦在於此。相較平鋪直敘之文，順勢推演之筆，更覺飛動。反面撲題，意弄狡獪，筆勢變化，宜乎聳人耳目。

至於寫情之法，每在悲喜。悲事寫憂，樂事敘喜，為文法常規。本文之妙，卻在以悲情寫樂事；則樂則愈樂，而悲者愈悲矣。王夫之《薑齋詩話》曰：「以樂景寫哀，以哀景寫樂，一倍增其哀樂。」又於《詩廣傳》言《小雅·采薇》曰：「夫物其何定哉？當吾之悲，有迎吾以悲者焉；當吾之愉，有

迎吾以愉者焉；淺人以其褊衷而捷於相取也。當吾之悲，有未嘗不可愉者焉；當吾之愉，有未嘗不可悲者焉；目營于一方者之所不見也。故吾以知不窮於情者之言矣。其悲也，不失物之可愉者焉。雖然，不失悲也。其愉也，不失物之可悲者焉。雖然，不失愉也。導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於一情之發，是以其思不困，其言不窮，而天下之人心和平矣。」由此可知本文之佳勝處，而下開唐宋文章以無窮法門也。唐介軒《古文翼》曰：「前半寫賞心樂事，作一頓折；轉出下半篇文字，感慨興懷，文情絕世。」其文情之高曠，文致之輕鬆，可謂千古獨步，宜其不朽也。